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史 繹

(二十二)

馬 驢 撰

同 份 不 言 館 行

史 繹

(二十二)

撰 驢 馬

書 叢 本 基 學 國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釋史卷八十八

春秋第五十八

魯陪臣交叛

【左傳】昭公十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。南蒯謂子仲。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。子更其位。我以費爲公

臣。子仲許之。南蒯語叔仲穆子。且告之故。季悼子之卒也。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。及平子伐莒。克之。更受三命。叔仲子欲構二家。謂平子曰。三命踰父兄。非禮也。平子曰。然。故使昭子。昭子曰。叔孫氏有家禍。殺適立庶。故媼也。及此。若因禍以斃之。則聞命矣。若不廢君命。則固有著矣。昭子朝而命吏曰。媼將與季氏訟。書辭無頗。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。故叔仲小。南蒯公子慤。謀季氏。慤告公。而遂從公如晉。南蒯懼不克。以費叛如齊。子仲還及衛。聞亂。逃介而先。及郊。聞費叛。遂奔齊。南蒯之將叛也。其鄉人或知之。過之而歎。且言曰。恤恤乎。湫乎。攸乎。深思而淺謀。邇身而遠志。家臣而君圖。有人矣哉。南蒯枚筮之。遇坤。三三之比。三三曰。黃裳元吉。以爲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曰。卽欲有事。何如。惠伯曰。吾嘗學此矣。忠信之事則可。不然。必敗。外彊內溫。忠也。和以率貞。信也。故曰。黃裳元吉。黃。中之色也。裳。下之飾也。元。善之長也。中不忠。不得其色。下不共。不得其飾。事不善。不得其極。外內倡和爲忠。率事以信爲共。供養三德爲善。非此三者弗當。

且夫易不可以占險。將何事也。且可飾乎。中美能黃。上美爲元。下美則裳。參成可筮。猶有闕也。筮雖吉未也。將適費。飲鄉人酒。鄉人或歌之曰。我有圃生之杞乎。從我者子乎。去我者鄙乎。倍其鄰者恥乎。已乎已乎。非吾黨之上乎。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。小聞之。不敢朝。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。曰。吾不爲怨府。十三年春。叔弓圍費。弗克。敗焉。平子怒。令見費人。執之以爲囚俘。治區夫曰。非也。若見費人。寒者衣之。饑者食之。爲之令主。而共其乏困。費來如歸。南氏亡矣。民將叛之。誰與居邑。若憚之以威。懼之以怒。民疾而叛。爲之聚也。若諸侯皆然。費人無歸。不親南氏。將焉入矣。平子從之。費人叛南氏。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。盟費人。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。使請於南蒯曰。臣願受盟而疾興。若以君靈不死。請待閒而盟。許之。二子因民之欲叛也。請朝衆而盟。遂劫南蒯曰。羣臣不忘其君。畏子以及今。三年聽命矣。子若弗圖。費人不忍其君。將不能畏子矣。子何所不逞。欲請送子。請期五日。遂奔齊。侍飲酒於景公。公曰。叛夫。對曰。臣欲張公室也。子韓皙曰。家臣而欲張公室。罪莫大焉。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。齊侯使鮑文子致之。定公五年六月。季平子行東野。還未至。丙申。卒于房。陽虎將以璵璠斂。仲梁懷弗與。曰。改步改玉。陽虎欲逐之。告公山不狃。不狃曰。彼爲君也。子何怨焉。既葬。桓子行東野。及費。子洩爲費宰。逆勞於郊。桓子敬之。勞仲梁懷。仲梁懷弗敬。子洩怒。謂陽虎。子行之乎。（家語）季平子卒。將以君之璠與斂。贈以珠玉。孔子爲中都宰。聞之。歷級而救焉。曰。送死而以寶玉。是猶曝尸於中原也。其示民以姦利之端。而有害於死者。安用之。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。忠臣不兆姦以陷君。乃止。乙亥。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。而逐仲梁懷。冬十月乙亥。殺公何藐。己丑。盟桓子。

于稷門之內。庚寅，大誛，逐公父。獸及秦遄，皆奔齊。年六二月，公侵鄭，取匡，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。往不假

道於衛，及還，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，出自東門，舍於豚澤。衛侯怒，使彌子瑕追之。公叔文子老矣，輦而如

公曰：「尤人而效之，非禮也。」昭公之難，君將以文之舒鼎，成之昭兆，定之鞶鑑，苟可以納之，擇用一焉。公子

與二三臣之子，諸侯苟憂之，將以爲之質。此羣臣之所聞也。今將以小忿蒙舊德，無乃不可乎？大嬖之子，

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，而效小人以棄之，不亦誣乎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，君姑待之。若何？乃止。夏，

季桓子如晉，獻鄭俘也。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。晉人兼享之。孟孫立于房外，謂范獻子曰：「陽虎

若不能居魯，而息肩於晉，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，有如先君。」獻子曰：「寡君有官，將使其人，鞅何知焉？」獻子

謂簡子曰：「魯人患陽虎矣。」孟孫知其釁，以爲必適晉，故強爲之請，以取入焉。〔穀梁傳〕：「圍鄆，此仲孫何忌也。曷爲謂之仲孫忌？譏二名，二名。」

非禮也。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，盟國人于亳社，誛于五父之衢。年七齊人歸鄆陽關，陽虎居之以爲政。

年八季寤、公鉏極、公山不狃，皆不得志於季氏。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，叔仲志不得志於魯，故五人因陽

虎。陽虎欲去三桓，以季寤更季氏，以叔孫輒更叔孫氏。已更孟氏，冬十月，順祀先公而祈焉。辛卯，禘于僖

公。壬辰，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。戒都車曰：「癸巳至。」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：「季氏戒都車，何故？」孟孫曰：

「吾弗聞。」處父曰：「然則亂也，必及於子。」先備諸，與孟孫以壬辰爲期。陽虎前驅，林楚御桓子，虞人以鉞盾夾

之。陽越殿，將如蒲圃。桓子咋謂林楚曰：「而先皆季氏之良也，爾以是繼之。」對曰：「臣聞命後，陽虎爲政，魯國

服焉。違之徵死。死無益於主。桓子曰。何後之有。而能以我適孟氏乎。對曰。不敢愛死。懼不免主。桓子曰。往也。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。以爲公期。築室於門外。林楚怒焉。及衢而騁。陽越射之。不中。築者闔門。有自門閒射陽越。殺之。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。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。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。弗勝。又戰于棘下。陽氏敗。陽虎說甲如公宮。取寶玉大弓以出。舍于五父之衢。寢而爲食。其徒曰。追其將至。虎曰。魯人聞余出。喜於徵死。何暇追余。從者曰。嘻。速駕。公斂陽在。公斂陽請追之。孟孫弗許。陽欲殺桓子。孟孫懼而歸之。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。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。

【公羊傳】從祀者何。順祀也。文公逆祀。去者三人。定公順祀。叛者五人。盜者孰謂。謂陽虎也。陽虎者曷爲者也。季氏之宰也。季氏之宰。則微者也。惡乎得國寶而竊之。陽虎專季氏。季氏專魯國。陽虎拘季孫。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。賤而餒其板曰。某月某日。將殺我于蒲圃。力能救我。則於是。至乎日若時而出。臨南者。陽虎之出也。御之於其乘焉。季孫謂臨南曰。以季氏之世。世有子。子可以不免我死乎。臨南曰。有方不足。臣何敢不勉。陽越者。陽虎之從弟也。爲右。諸陽之從者。車數十乘。至于孟衢。臨南投策而墜之。陽越下取策。臨南駟馬而由乎孟氏。陽虎從而射之。矢著于莊門。然而甲起于琴如。弑不成。却反。舍于郊。皆說然。息。或曰。弑千乘之主而不克。舍此可乎。陽虎曰。夫孺子得國而已。如大夫何。賤而曰。彼哉。彼哉。趣駕。旣駕。公斂處父帥師而至。懂然後得免。自是走之晉。寶者何。璋判白。弓繡質。龜青純。○敘事如生。古色照人。〔穀梁傳〕貴復正也。寶玉者。封圭。

也。大弓者。武王之戎弓也。周公受賜。藏之魯。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。謂之亡。非其所取而取之。謂之盜。〔淮南子〕陽虎爲亂於魯。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。得者有重賞。失者有重罪。圖三卒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。門者止之曰。天下探之不窮。我將出子。陽虎因赴圍而逐。揚劍提戈而走。門者出之。顧反取其出之者。以戈推之。讓祛薄腋。出之者怨之曰。我非故與子反也。爲之蒙死被罪。而乃反傷我。宜矣其有此難也。魯君聞陽虎失。大怒。問所出之門。使有司拘之。以爲傷者受大賞。而不傷者被重罪。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。

【左傳】九年

夏陽虎歸寶玉大弓。書曰得器用也。凡獲器用曰得。得用焉曰獲。六月伐陽關。陽虎使焚萊

門。師驚犯之。而出奔齊。請師以伐魯。曰三加必取之。齊侯將許之。鮑文子諫曰。臣嘗爲隸於施氏矣。魯未可取也。上下猶和。衆庶猶睦。能事大國。而無天菑。若之何取之。陽虎欲勸齊師也。齊師罷。大臣必多死亡。已於是乎奮其詐謀。夫陽虎有寵於季氏。而將殺季孫。以不利魯國。而求容焉。親富不親仁。君焉用之。君富於季氏。而大於魯國。茲陽虎所欲傾覆也。魯免其疾。而君又收之。無乃害乎。齊侯執陽虎。將東之。陽虎願東。乃囚諸西鄙。盡借邑人之車。鑲其軸。麻約而歸之。載蔥靈。寢於其中。而逃。追而得之。囚於齊。又以蔥靈逃奔宋。遂奔晉。適趙氏。仲尼曰。趙氏其世有亂乎。〔公羊傳〕何以書。國寶也。喪之書。得之書。〔穀梁傳〕其不

下。或曰。陽虎以解衆也。

【家語】陽虎既奔齊。自齊奔晉。適趙氏。孔子聞之。謂子路曰。趙氏其世有亂乎。子路曰。權本不在焉。豈能爲亂。孔子曰。非女所知。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。有寵於季孫。又將殺之。不克而奔。求容於齊。齊人囚之。乃亡歸晉。齊魯二國。已去其疾。趙簡子好利而多信。必溺其說而從其謀。禍敗所終。非一世可知也。

【韓非子】陽虎去齊走趙。簡主問曰：吾聞子善樹人。虎曰：臣居魯，樹三人，皆爲令尹。及虎抵罪於魯，皆搜索於虎也。臣居齊，薦三人，一人得近王，一人爲縣令，一人爲候吏。及臣得罪，近王者不見臣，縣令者迎臣執縛，候吏者追臣至境上，不及而止。虎不善樹人，主俛而笑曰：樹橘柚者，食之則甘，嗅之則香；樹枳棘者，成而刺人。故君子慎所樹。○魯無令尹，齊不稱王，非當時之言也。陽虎議曰：主賢明，則悉心以事之；不肖，則飾姦而試之。遂於魯，疑於齊，走而之趙。趙簡王迎而相之。左右曰：虎善竊人國政，何故相也？簡主曰：陽虎務取之，我務守之。遂執術而御之。陽虎不敢爲非，以善事簡主，興主之強，幾至於霸也。〔史記〕魯賊臣陽虎來奔，趙簡子受賂，厚遇之。

【左傳】

十年

初，叔孫成子欲立武叔。公若藐固諫曰：不可。成子立之而卒。公南使賊射之，不能殺。公南爲

馬正，使公若爲郕宰。武叔既定，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。弗能，其圉人曰：吾以劍過朝，公若必曰：誰之劍也？吾稱子以告，必觀之。吾僞固而授之，末則可殺也。使如之。公若曰：爾欲吳王我乎？遂殺公若。侯犯以郕叛。武叔懿子圍郕，弗克。秋，二子及齊師復圍郕，弗克。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：郕非唯叔孫氏之憂，社稷之患也。將若之何？對曰：臣之業在揚水。卒章之四言矣。叔孫稽首。駟赤謂侯犯曰：居齊魯之際而無事，必不可矣。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，不然將叛。侯犯從之。齊使至，駟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：侯犯將以郕易於齊。齊人將遷郕民，衆兇懼。駟赤謂侯犯曰：衆言異矣。子不如易於齊，與其死也，猶是郕也，而得紓焉，何必此？齊人欲以此偪魯，必倍與子地，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，以備不虞。侯犯曰：諾。乃多舍甲焉。侯犯請易

於齊。齊有司觀郕將至。駟赤使周走呼曰。齊師至矣。郕人大駭。介侯犯之門。甲以圍侯犯。駟赤將射之。侯犯止之曰。謀免我。侯犯請行。許之。駟赤先如宿。侯犯殿。每出一門。郕人閉之。及郭門。止之曰。子以叔孫氏之甲出。有司若誅之。羣臣懼死。駟赤曰。叔孫氏之甲有物。吾未敢以出。犯謂駟赤曰。子止而與之數。駟赤止而納魯人。侯犯奔齊。齊人乃致郕。武叔聘于齊。齊侯享之曰。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。寡人何知焉。屬與敝邑際。故敢助君憂之。對曰。非寡君之望也。所以事君。封疆社稷。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。夫不令之臣。天下之所惡也。君豈以爲寡君賜。哀公十四年初。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。成宰公孫宿不受。曰。孟孫爲成之病。不圍馬焉。孺子怒。襲成。從者不得入。乃反。成有司使孺子鞭之。秋八月辛丑。孟懿子卒。成人奔喪。弗內。袒免哭于衢。聽共。弗許。懼不歸。十五年春。成叛于齊。武伯伐成。不克。遂城輸。子服景伯如齊。子贛爲介。見公孫成曰。人皆臣人。而有背人之心。況齊人雖爲子役。其有不貳乎。子。周公之孫也。多饗大利。猶思不義。利不可得。而喪宗國。將焉用之。成曰。善哉。吾不早聞命。陳成子館客曰。寡君使恆告曰。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。景伯揖子贛而進之。對曰。寡君之願也。昔晉人伐衛。齊爲衛故。伐晉冠氏。喪車五百。因與衛地。自濟以西。襍媚杏以南。書社五百。吳人加敝邑以亂。齊因其病。取讎與闡。寡君是以寒心。若得視衛君之事。君也。則固所願也。成子病之。乃歸。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。

【孔叢子】孟氏之臣叛。武伯問孔子曰。如之何。荅曰。臣人而叛。天下所不容也。其狀自反。子姑待之。三旬。

果自歸孟氏。武伯將執之。訪于夫子。夫子曰。無也。子之於臣。禮意不至。是以去子。今其自反。罪以反除。又何執焉。子修禮以待之。則臣去子將安往。武伯乃止。

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。公子慤出奔齊。十三年春。叔弓帥師圍費。記南蒯之叛也。定公八年冬。盜竊寶玉大弓。九年夏。得寶玉大弓。記陽虎之叛也。十年夏。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。秋。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。記侯犯之叛也。左氏續經。哀公十五年春。王正月。成叛。記公孫宿之叛也。蒯與虎叛季氏。犯叛叔孫氏。宿叛孟氏。大夫僭也。而陪臣叛之。宜若爲義。雖然。家臣而欲張公室。披邑以資敵國。罪莫大焉。此南蒯諸人之名。春秋所以沒而不書也。季氏專政。僭於公室。至平子。越禮尤甚。子仲謀去之而未克。南氏先叛。無論家臣君圖。恤湫兆敗。而謀之不終。以費奔齊。是豈忠信之義乎。蒯仲既敗之後。季氏益張。昭公謀欲去之。而越在外野。俾昭公不能正其終。定公不能正其始。死而無討。春秋痛焉。桓子嗣政。家臣陽虎尤而效之。專執國命。拘桓子於國。既復辱之於晉。陷之於齊。且盟且詛。旦暮得而甘心焉。是時齊方伐魯。疆場多故。虎乃恣肆無忌。順祀先公。作難蒲圃。琴如甲起。說然不懼。判白之璋。繡質之弓。青純之龜。任其攘竊。而魯國莫能禁矣。孔子爲司寇。以爲欲靖內亂。必先平齊。夾谷會而三田歸。虎是以不安於齊而適晉也。侯犯宰郕。公山不狃宰費。皆倚城自固。勢同尾大。犯雖平而不狃。猶在憂未歇也。仲尼曰。三家之抗魯也。以三都。故陪臣之抗三家也。亦以三都。故大都耦國。不如墮之墮。

郈克費女樂入孔子行而成弗克墮矣。夫魯人之於孔子。孰不知其聖。前此不用。必待定公十年始用之者。非季孫之真能用孔子也。迫於陽虎之徒。急召之以救亂。亂已靖矣。乃且彊公室。弱私家。三桓能不懼乎。公斂陽曰。成孟氏之保障也。無成。是無孟氏也。季氏必曰。無費。是無季氏也。叔孫氏必曰。無郈。是無叔孫氏也。孔子去矣。公誰與謀。自是以後。三桓益侈。公孫宿據成以叛。亦莫能病孟氏也。孔子之爲政也。能用魯國。而不能容於三家。陪臣交叛。不足以病三家。而適以病魯。亦莫如之何也已。

釋史卷八十九

春秋第五十九

吳入郢

【左傳】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。令尹子旗請伐吳。王弗許。曰：吾未撫民人，未事鬼神，未修守備，未定國家，而用

民力，敗不可悔。州來在吳，猶在楚也。子姑待之。十七年吳伐楚，陽句爲令尹，卜戰不吉。司馬子魚曰：我得

上流，何故不吉？且楚故司馬令龜，我請改卜。令曰：魴也，以其屬死之。楚師繼之，尙大克之。吉。戰于長岸，子

魚先死。楚師繼之，大敗吳師，獲其乘舟餘皇，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，環而塹之。及泉，盈其隧，炭陳以待命。

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：喪先王之乘舟，豈惟光之罪？衆亦有焉。請藉取之以救死。衆許之。使長鬣者三人

潛伏於舟側。曰：我呼餘皇，則對。師夜從之。三呼皆迭對。楚人從而殺之。楚師亂，吳人大敗之，取餘皇以歸。

〔公羊傳〕詐戰不言戰，此其言戰何？敵也。〔穀梁傳〕兩夷狄曰：中國與夷狄亦曰敗。楚人及吳戰于長岸，進楚子，故曰戰。十九年春，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，令尹子瑕城郢

叔孫昭子曰：楚不在諸侯矣。其僅自完也，以持其世而已。楚子之在蔡也，鄖陽封人之女奔之，生太子

建，及卽位，使伍奢爲之師，費無極爲少師，無寵焉。欲譖諸王，曰：建可室矣。王爲之聘於秦，無極與逆，勸王

取之。正月，楚夫人羸氏至自秦。楚子爲舟師以伐濮，費無極言於楚子曰：晉之伯也，邇於諸夏，而楚辟

陋。故弗能與爭。若大城城父。而寘太子焉。以通北方。王收南方。是得天下也。王說從之。故太子建居于城

父。令尹子瑕聘于秦。拜夫人也。

〔說苑〕王子建出守於城父。與成公乾遇於嚳中。問曰。是何也。成公乾曰。嚳也。嚳也者何也。曰。所以爲麻也。麻也者何也。曰。所以爲衣也。成公乾曰。昔者莊

王伐陳。舍於有蕭氏。謂路室之人曰。巷其不善乎。何溝之不浚也。莊王猶知巷之不

善。澁之不浚。今吾子不知嚳之爲麻。麻之爲衣。吾子其不主社稷乎。王子果不立。楚人城州來。沈尹戌曰。楚人

必敗。昔吳滅州來。子旗請伐之。王曰。吾未撫吾民。今亦如之。而城州來以挑吳。能無敗乎。侍者曰。王施舍

不倦。息民五年。可謂撫之矣。戌曰。吾聞撫民者。節用於內。而樹德於外。民樂其性。而無寇讎。今宮室無量。

民人日駭。勞罷死轉。忘寢與食。非撫之也。

二十

年。費無極言於楚子曰。建與伍奢。將以方城之外叛。自以

爲猶宋鄭也。齊晉又交輔之。將以害楚。其事集矣。王信之。問伍奢。伍奢對曰。君一過多矣。何信於讒。王執

伍奢。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。未至。而使遣之。三月。太子建奔宋。王召奮揚。奮揚使城父人執已。以至王

曰。言出於余口。入於爾耳。誰告建也。對曰。臣告之。君王命臣曰。事建如事余。臣不佞。不能苟貳。奉初以還。

不忍後命。故遣之。旣而悔之。亦無及已。王曰。而敢來何也。對曰。使而失命。召而不來。是再奸也。逃無所入。

王曰。歸從政。如他日。無極曰。奢之子材。若在吳。必憂楚國。盍以免其父召之。彼仁。必來。不然。將爲患。王使

召之曰。來。吾免而父。棠君尙謂其弟員曰。爾適吳。我將歸死。吾知不逮。我能死。爾能報。聞免父之命。不可

以莫之奔也。親戚爲戮。不可以莫之報也。奔死免父。孝也。度功而行。仁也。擇任而往。知也。知死不辟。勇也。

父不可棄。名不可廢。爾其勉之。相從爲愈。伍尙歸。奢聞員不來。曰。楚君大夫其盱食乎。楚人皆殺之。員如

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。公子光曰：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，不可從也。員曰：彼將有他志，余姑爲之求士，而鄙以待之，乃見鱣設諸焉，而耕於鄙。

【史記】伍子胥者，楚人也。名員。員父曰伍奢。員兄曰伍尚。其先曰伍舉，以直諫事楚莊王，有顯，故其後世有名於楚。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，使伍奢爲太傅，費無忌爲少傅。無忌不忠於太子建。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，秦女好，無忌馳歸報平王曰：秦女絕美，王可自取，而更爲太子取婦。平王遂自取秦女，而絕愛幸之，生子軫，更爲太子取婦。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，殺己，乃因讒太子建。建母蔡女也，無寵於平王。平王稍益疏建，使建守城父，備邊兵，頃之，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：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無怨望，願王少自備也。自太子居城父，將兵，外交諸侯，且欲入爲亂矣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。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，因曰：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？無忌曰：王今不制，其事成矣。王且見禽。於是平王怒，囚伍奢，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，行未至，奮揚使人先告太子。太子急去，不然，將誅。太子建亡奔宋。無忌言於平王曰：伍奢有二子，皆賢，不誅，且爲楚憂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，不然，且爲楚患。王使使謂伍奢曰：能致汝二子，則生，不能，則死。伍奢曰：尚爲人仁，呼必來。員爲人剛戾，忍詢能成大事，彼見來之并禽，其勢必不來。王不聽，使人召二子曰：來，吾生汝父，不來，今殺奢也。伍尚欲往，員曰：楚之召我兄弟，非欲以生我父也，恐有脫者，生後患，故以父爲質，詐召

二子。二子到。則父子俱死。何益父之死。往而令讎不得報耳。不如奔他國。借力以雪父之恥。俱滅無爲也。伍尙曰。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。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。後不能雪恥。終爲天下笑耳。謂員可去矣。汝能報殺父之讎。我將歸死。尙旣就執。使者捕伍胥。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。使者不敢進。伍胥遂亡。聞太子建之在宋。往從之。奢聞子胥之亡也。曰。楚國君臣且苦兵矣。伍尙至楚。楚并殺奢與尙也。伍胥旣至宋。宋有華氏之亂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。鄭人甚善之。太子建又適晉。晉頃公曰。太子旣善鄭。鄭信太子。太子能爲我內應。而我攻其外。滅鄭必矣。滅鄭而封太子。太子乃還鄭。事未會。會自私欲殺其從者。從者知其謀。乃告之於鄭。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。建有子名勝。伍胥懼。乃與勝俱奔吳。到昭關。昭關欲執之。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。幾不得脫。追者在後。至江。江上有一漁父乘船。知伍胥之急。乃渡伍胥。伍胥旣渡。解其劍曰。此劍直百金。以與父。父曰。楚國之法。得伍胥者。賜粟五萬石。爵執珪。豈徒百金劍邪。不受。伍胥未至吳而疾。止中道。乞食。至於吳。吳王僚方用事。公子光爲將。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。

【吳越春秋】伍員與勝奔吳。到昭關。關吏欲執之。伍員因詐曰。上所以索我者。美珠也。今我已亡矣。將去取之。關吏因舍之。與勝行去。追者在後。幾不得脫。至江。江中有漁父乘船。從下方泝水而上。子胥呼之。謂曰。漁父渡我。如是者再。漁父欲渡之。適會旁有人窺之。因而歌曰。日月昭昭乎。侵已馳。與子期乎蘆之漪。子胥卽止蘆之漪。漁父又歌曰。日已夕兮。予心憂悲。月已馳兮。何不渡爲。事寢急兮。當奈何。子胥入船。漁